



荒土有奇葩 潛能待啟發

從一處荒蕪的地盤到建立為一所基督教優質學校，五年來宣基中學的教育成果豐碩。充滿活力的潘淑嫻校長期望帶領宣基中學在將軍澳成為神喜悅的一朵奇葩——成為「宣揚基督的園地，啟發潛能的學府，培育領袖的搖籃」。

● 周玉玲
chowly@cmacuhk.org.hk

啟發潛能需刻意

回憶兩年前，潘校長說：「我們榮獲教育統籌局邀請成為『啟發潛能教育』的先導學校，這套教育理論是兩位基督徒教育家將聖經理想與教育理論結合而成的，它強調尊重、信任、樂觀及刻意，讓人在愉悅、被肯定、被鼓勵的氛圍下提升自信、發展潛能，突破自我。人是按著神的形象被造，無論是老師、學生或家長都有其獨特性和潛能，是需要刻意地被發掘與培育。」

校方設立了一些具體的活動、崗位，讓學生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例如：班上一人一職小團隊、全方位學生領袖培訓計劃、宣基大使、學生自治管理局、基督徒領袖、早會宣傳特攻隊、義工大使等，盡量讓每一位學生都有機會在各方面得著培育，成為多才的領袖，迎接社會的新挑戰。

提供機會顯潛能

有參與積極推動這項「啟發潛能教育」的劉德禮老師認為：「老師在當中扮演的角色是關注學生的潛質，如果發現他在某方面有天分，便盡量多給他機會，讓他的自信心慢慢地被建立起來。另一方面，我的經驗是只要學生肯去做，很多時他是能夠勝任的。有一次，在一個英語話劇表演中，一位學生自薦擔任某個角色，我心裡覺得他不太適合，但見他那麼有信心，就給他試一試，誰知他是全隊最快背熟台詞的一個，而且在台上表現得很好。」

全校最年輕首席全方位領袖張廣輝同學說：「入讀宣基中學第一年，我自薦做班長，被老師賞識自己的管理能力；中二時，便推薦我參加全方位領袖培訓；今年中三，我被甄選為首席全方位領袖，其中的工作包括要關顧組員、分配工作，有些組

員看起來平平無奇，沒有什麼潛質，但其實當你了解他後，只要在一個合適的時間、環境，加上他自己的勇氣、別人的支持，他的潛質便能發揮了。」

學生家長齊受惠

廣輝覺得學校的「啟發潛能教育」對他很有幫助：「雖然我要花時間接受培訓，但由於比以前成熟懂事，思維能力加強了，在時間管理及學習理解方面都有進步，因此對學業並無不良的影響，其實學習不只是求成績，還要切合社會的需要加強我們各方面的能力，將來才能在社會發展，『齋』讀書是沒用的。」

除了學生，家長也是受啟發潛能的對象。積極參與學校義工的家長黃秀蘭女士分享：「自從家長義工隊成立，家長可以每天回學校輪流當值，支援學校的行政工作，如打字、印刷、設計壁報板等，學校還為我們家長開設課程、講座、電腦班等，讓我們很多婚後面對家裡四面牆的家長能重拾自己過去的能力；我們家長的潛力實在無限，去年更自發地成立『文娛康樂小組』，由家長擔任導師，開辦不同的興趣班，把自己懂得的技能教授其他家長。」

採訪在潘校長對黃秀蘭家長的稱讚聲中結束，離開溫情洋溢、活力充沛的校園，想起潘校長再三強調「啟發潛能教育」不只是某些計劃活動，最重要是整個文化氛圍，是讓人在愉悅、被肯定、被鼓勵的氛圍下提升自信、發展潛能，突破自我。認識潘校長，感受到校園的氣氛後，我想宣基中學必能成為一所啟發潛能的學府，更如潘校長所望：「我希望她成為神喜悅的一朵奇葩，在福音工作、學生成長、團隊建立、家校配搭和社區見證的五片花瓣上，綻放瑰麗的色彩。」

(作者為區聯會編輯)

《十字架》現象之我見

——評《十字架——耶穌在中國》——

● 朱秀蓮

神州傳播協會製作的影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自去年年底推出以來，極受推崇，觀看者眾。然而，掌聲雷動下，揮不走跳動著的擔憂與疑惑。

對歸主民運人士的特殊情意結

港人對民運人士普遍持正面態度，肯定他們過去在爭取自由民主的付出，視之為抗爭英雄。對不少信徒來說，一旦民運人士成了基督徒，甚至獻身傳道，更是作什麼都是好，而且都極之好。為《十字架》執導的遠志明，無疑具備上述背景。我們必須先打破這種迷思，去除其中的人物神話化，才能對其作品有客觀的評價。

對所謂「大型紀錄片」之商榷

長久以來，各個關注中國教會的機構，均致力將其心目中的中國教會面貌呈現於人前，惟少有深入了解者。

《十字架》以「中國教會大型紀錄片」為題、為宣傳，所以，觀眾希望藉此了解福音在中國的發展，實為理所當然的期望。然而，片中卻一面倒的頌揚家庭教會的受苦與發展，對登記教會只輕描淡寫，或一概冠以「官方教會」之名。這種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界分，無疑是

鞏固了某些海內外教會及福音機構長久以來的論調，加深了觀眾對中國教會的片面認知——即參與家庭教會者都是愛主、甘付代價的牧者信徒，而參加已登記教會者，則是稗子，是賣主賣友，不肯背負十字架的偽信徒。這種簡單的二分法，不僅將信徒分化、對立，對某種群體無限肯定，對相異者則痛打八十大板；這恐怕亦誤導觀眾，有違「紀錄片」客觀求真之準繩。

對黑白二分的吊詭心態

中國教會於八十年代重開後，真箇只有官方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兩種嗎？兩者都只是鐵板一塊？有沒

有正在受苦的登記教會呢？有沒有已登記的家庭教會呢？是不是凡登記即變節呢？有沒有傳異端的家庭教會呢？就筆者所接觸，好些家庭教會成立於九十年代以還，他們願

意登記是為了光明正大的聚會。亦有不少已登記的教會乃由曾受五六十年代、文革之苦的牧者所建立，他們每天都踐行主耶穌的教導——「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與當地官員鬥智鬥力，犯險為教會爭取合理權益，卻以愛牧養教導信徒，忠主所託。這些見證卻竟被「大型紀錄片」所忽略！

我們努力掙脫黑白粵語片時代的忠奸分野，卻在現實生活中，竭力製造、分派簡單二分的角色。是因為我們太累於複雜的現實場境，致力拓殖烏托邦？還是我們根本尚活在簡化的世代中？

對超高速增長的神話化

此外，片中亦有其他值得商榷之處，如在第二集的〈血種〉中，報道國內「信徒人數達七千萬」之眾，但卻沒有說明數字來源。其實，國內不少信徒都愛跑來跑去到不同教會聚會，既到登記教會聚會、事奉，亦在家庭教會中聽道。說明在某些龐大的數字下，其實是多有重疊的。

小結

作為中國教會關懷者，筆者對上帝在中國教會的工作、編導的熱誠、見證者的真誠，毫不懷疑，也同樣被其中好些見證所感動；看見王明道、袁相忱、謝模善激動的分，怎能不動容呢？筆者只是希望，在單一的讚美聲中，有所平衡。我們能以更正確的態度認識中國教會，傳遞其中的客觀狀況。在當今社會，影片的影響力和傳播力，往往比文字來得深且廣（綜觀全片，只覺它重複了某福音機構二十多年來的論調），是故，我們必須以更客觀持平的態度處之，才不負觀眾的期望與信任。

(作者為荃灣堂傳道)

